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述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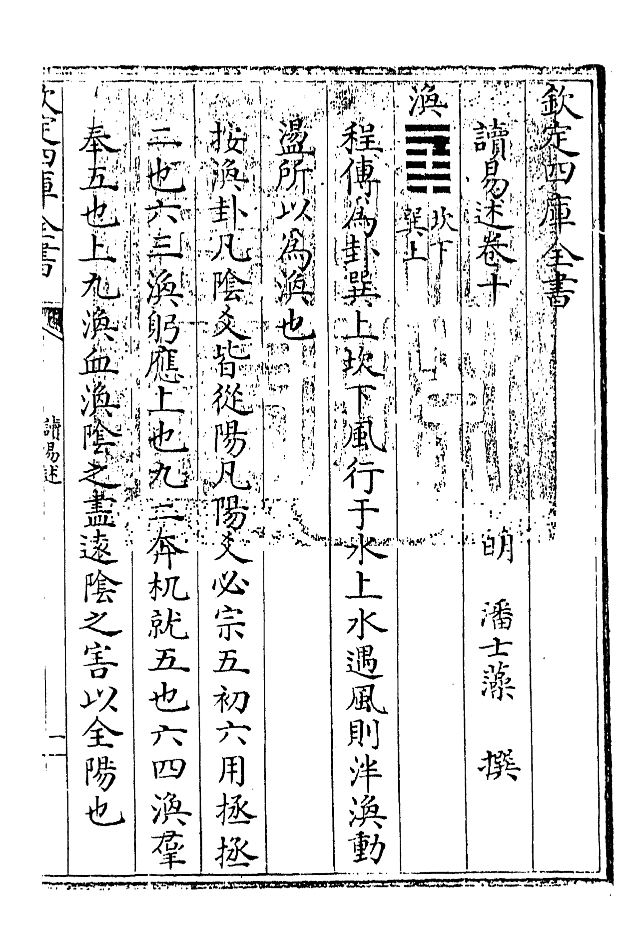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讀易述卷十

明 潘士藻 撰

渙 ䷺ 坎下巽上

程傳為卦巽上坎下風行于水上水遇風則泮渙動盪所以為渙也

按渙卦凡陰爻皆從陽凡陽爻必宗五初六用拯拯二也六三渙躬應上也九二奔机就五也六四渙羣奔五也上九渙血渙陰之盡遠陰之害以全陽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述曰渙坎巽合體水得風則渙也陰之渙皆歸陽陽之渙皆歸五故知卦主九五爻言而陽剛在坎中者則主渙之本蓋有誠爲主于内至于渙汗大號而仁恩遍及于天下如風行水順渙其沛沛渙之所以亨也渙雖有散義以人心離散言非矣

渙亨渙有亨通之道也剛在陰中故爲王假有廟之象巽木坎水又有利涉大川之義巽坎二卦皆剛中渙之所以亨在此故曰利貞

象言坎剛卦也巽柔卦也陽剛本居上今在下體故言來内辭也窮極也陽來在下之中不至窮困也柔得位乎外謂巽居上體當用事之地上同者四成巽之主不應内而上同于五也孔疏剛得暢而无險困之難謂柔邪之累也坎剛掩于二陰爲困柔履順而

无違逆之乖此涣所以亨利涉大川利貞也剛德不暢柔不同剛何由得亨通而濟難利貞而不邪乎王假有廟祖考之精神既涣散假廟所以聚之王者爲涣之主須明聚散之義爲教化之宗故曰王假有廟九二在下卦之中有剛中之德可以格廟故云王乃在中也若止云王在廟中其義淺矣程傳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善皆主于中也特取王假有廟之象耳涣二大號王者之事即

坎中之陽發見于巽之九五者王乃在中之作用也
又取乗木之象薄氏曰二不窮下四同于上以坎為
水巽木乗之必不沉溺所以利涉有功也
紫溪曰王乃在中非在廟中也王者聚精會神全无
散漫渾然在中則不蕩之孚无言之格足與神天以
固人心此王居正位之道若陰若陽皆渙其當渙者
而宗之也吳氏曰九五互艮上畫爲廟互震爲匕鬯
居五是王在宗廟之中

汝吉曰井渙具體巽坎極木之用于水也井木巽水而上水養而不窮渙木乗水以涉水用濟不通人官物曲之利于天地乎通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述曰巽爲風坎爲水坎北方卦于時天地閉塞加凝爲氷春風一動釋其否結解其氷凍水渙渙然人心浹洽動盪之象也先王得渙之義制爲郊祀合萬物之精神以享上帝立之宗廟聚萬國之懽心以祀祖

考此仁孝之道尊尊親親之教治渙之大端也彭山曰享帝立廟即王假有廟之意蓋精誠聚而有以爲統一人心之本矣

劉調甫曰風行水上播蕩披離之象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於享帝立廟物皆有本知本則聚精會神於此而不馳騖故不至於渙聖人本天天者無聲無臭而體物不遺夫苟意識不作歸於其天則其精神更無渙漫一起意則神馳而精不定往來憧憧渙莫

大焉是故先王之聚渙皆取於格廟之義其旨深哉人心之至誠肫肫淵淵無聲無色然而足以聯一家聯一國聯天下萃渙之妙真非思慮之所可及言辭之所可解故曰苟不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述曰下卦坎體象人心之坎險也世道莫險于人心內外上下人各有心判然其不相屬而為渙渙也者渙去下險陰渙其私以從陽也初六比於九二故用

拯二初本無位未有世道之責而能以柔順往拯陽剛馬坎馬也馬壯言其急也陰體悠緩因循今用壯馬若拯焚救溺之急初六之自渙其私也蘇氏曰渙之初六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九二忠順之至是矣原明曰六質柔而履初剛履剛者乘壯馬也又馬少則壯老則弱初所以為壯馬也又初為渙之始始渙而拯之則有力亦壯馬也救之不早不力也救之早則為力也易此初六柔順從陽之道也若以三有剛

中之德爲壯馬然人乘馬上而二反在前非象吉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述曰九二得中二本九之所安有机象渙奔其机以就五也二於五同德有相就之願故奔机爲得願初六柔渙其不振之氣而乘壯以拯二九二剛渙其宅中之安而奔机以就五渙躬渙羣皆此意也二剛動乎險中不窮於險雖有二陰阻隔不爲遲疑猶豫故言奔渙奔其机則就五之願得而二之所以悔亾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述曰六三陰柔不中正有私已爲已之象于此不渙悔尤積矣然以陰居陽在坎之上而正應上九居陽則不昵于陰能渙也坎上則當渙之時應上則得渙之助故有渙其躬之象與剛合志無我可得故得无悔而可以濟五之渙矣何也渙其躬而後可以明匪躬之道也

象吉六三坎體之上渙躬險將脫也渙之諸爻獨六

三有應於上三能求援而出離乎險象故所謂志在外是也

敬仲曰躬有俯而就下之象六三近比于九二陰陽有相得之象而六三不然渙其躬身在于内而正應上九是志在外也斯其所以无悔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述曰六四出坎險之上柔得正位以承至尊王註内

掌機密外宣化命是也四與下二陰爲萃而獨居正
志在上同心無私繫能渙散陰類之羣所以大善而
吉也成巽之主同體五陽渙羣獨往衆知嚮方而渙
成聚矣大聚曰丘羣不渙則心皆散漫而無所聚故
蘇洵曰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渙衆異
爲同衆私爲公渙二陰之小羣而成五陽之大聚此
非等夷思慮之所及也二陰等夷皆知羣之爲羣而
豈知羣之當渙知羣之當渙而豈知渙之爲聚故曰

匪夷所思趙氏曰陰之渙至此極盛故以光大賛之

敬仲曰六四居大臣之位則當行天下之大公不當用其私黨故渙其羣元吉此非小賢之所能也于渙散之中有聚合人心之事業平等思慮所不能及足以見其公忠誠篤是謂之光大

汝吉曰卦乗木有功四巽主濟渙所任也卦三陰初二皆失正羣象四體柔正在渙羣象渙躬不私已也渙羣不私與已也公已公人之盡也

程傳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五剛中而正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于四言其施用于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述曰九五陽剛巽體當巽申命之時大號令以詔誥

天下如渙汗然汗心液也出于中心浹于四體一身之閉塞以通號令出于人君之心浹于四海无不暢然調適如汗也故爲渙汗其大號之象是大號之渙渙之以王居也王居即彖所謂王乃在中者王居渙然之中有格廟之誠大號布而渙然風行草偃之順矣夫何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王者正位天德乃可渙大號而无咎五巽之主也

醫家謂陰陽表裏閉隔不通者得汗而解解則二氣

和暢腠理浹洽四肢百骸无不調適流通以汗象渙極形容之妙

渙之六爻陽間陰陰間陽四爲陰渙之盛五爲陽渙之盛

象旨陽稱大故曰渙汗其大號王居虞翻曰五爲王艮爲居正位居五四陰順命故王居无咎正位也彖言王假有廟此言渙王居相發之詞五上俱以坎水在下有渙血之象渙之者巽風也故五爲渙汗上爲

渙血

象學曰巽爲風天地用之感動萬物者也故取王者號令詔誥爲象五爲王位四爲大臣五以主渙是號令之所出四承五德意而申布之者也四柔正位故能渙散乎在下之羣小坎爲隱伏爲矯輮爲險爲盜皆羣小之象也羣小相聚將害于正今渙散之是以元吉五剛中正其德足尚故能渙汗其大號令之出如汗之渙言其周浹四體無不至也羣邪之所未散

疾苦之所未解皆由此而散矣所係重大非在天位者不能當故曰渙王居无咎言惟王者當此渙汗之兆也下此則爲咎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述曰血爲陰坎爲血卦上與坎三相應三渙其躬喜其應陽而曰志在外上渙其血不欲其應陰而曰以遠害可見陰柔爲陽剛之累易係而難遠既渙其血且去而逖出益亦巽之極而禍患自遠也故无咎象

曰渙其血遠害也巽順以遠乎隂柔之害即所謂去逖出也

紫溪曰渙之爲義以人各有心不相聯屬貫通天下之事至於破壞皆由此也故勢隔九閽則興利除害之情壅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養交則背公死黨之徒出小臣顧身則分猷胥慼之念微此等皆人心陷溺世道坎險而不收拾渙也者渙去下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氷釋而水流溢也

是故初六乘壯以拯二九二奔机以就五皆渙也三渙其躬四渙其羣小臣不背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血絶隂私之盡也而五位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日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而後天下四海關節脉絡无不貫通精神意氣无不聯屬茲渙也固所以爲聚與而本原于格廟在中之一誠

六四爻項氏曰六四下離二隂之羣而上爲成渙之主巽以出隂正以居上渙之最善者也然而渙散之

中自有丘聚之理非羣陰所知也方渙其羣之時二陰以箒夷之情相望固不免于怨及渙事既成初得吉而三免悔衆陰聚而依焉然後知六四之功也渙其羣渙之始也渙有丘渙之終也義各不同故兩言渙以別之四在二爲坤坤爲衆故曰羣四升而上同五爲艮艮爲山故曰丘

九五爻項氏曰四臣也五君也君不主渙而臣主渙宜若有咎然臣道當勞君道當逸臣以有事于險爲

渙君以无心于事爲渙自君言之雖端居不爲亦无咎也故渙王居无咎正位也渙汗其大號渙之于下使民无事也渙王居渙之于上君无事也凡此皆六四之功所主不同故亦出兩渙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爻辭出與血韻叶皆三字成句不以血連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與此不同此血已散不假更去又惕與逖文義自殊據小象言遠害也則逖義甚明不容作惕矣卦中惟上九一爻去險

最遠故其辭如此散其汗以去滞鬱散其血以遠傷害上三爻皆以巽渙坎者也故汗與血皆指坎言之二居險中爲汗汗心液也三居險上爲血血外傷也後人因汗出又生不反之説非此爻本義

按六爻下三爻皆處險而待渙者也初六在否之之初急于自救離而去之則變爲无妄而无與于當世之渙故獨不言渙二自四來奔而否始爲渙故加渙字自九二至三出險上而有應于外身與險相離矣

然未能及人也上三爻皆涉川之木能渙者也四離其類而上同而渙事始成爲卦之主故稱元吉五居王位當既渙之後无所復爲惟施發散之令以釋天下之疑離事爲之類以享正位之逸而已上乃處渙之極與坎三有應能渙遠之不罹其害皆乘木有功也坎爲血有傷害之象初六爻辭詳具明夷六二爻中

節 ䷻ 兌下坎上

童氏曰卦取坎爲流水澤爲止水下澤以注乎上水之流故爲節坎爲兊所節也所以初象不出户庭水初積也二象不出門庭則過于節矣三象不節之嗟兊上缺也四安節五甘節惟上則節之極而終于坎陷之苦也

象學曰節者限制裁抑之名兊爲川澮坎爲水泉古井田之制大而川澮小而溝洫錯綜阡陌隴畒之間以備旱潦旱則引川澮以灌溝洫潦則瀹溝洫而隄

川澮使稼穡獲遂民生賴之故曰節亨

丘輔國曰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户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説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述曰坎陽兌陰分上下而陰陽不偏聚者節也故以名卦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男女別也節以中爲界其道乃亨過則苦矣節至于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

蔡汝柟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柔中者制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无九二用中之人耳故王弼曰剛柔

分而不亂剛得中而能制節不違中所以得亨也虞翻曰苦節不可貞位極於上乗陽故窮窮與亨反不亨而可以爲貞乎卦内兌外坎説以行險險者人之所難説以行之則人不以爲苦節之義也彖言卦所以爲節者兌也兌施節于坎故曰説以行險九五居尊能受兌之節而五又成坎之主坎爲通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敬仲曰天地亦有節夏暑之極秋節之冬冬寒之極春節之故四時成爲國則節以制度有

制度則財不妄用不妄用則不横斂害民天地與聖人並言何也人道即天地之道節以制度即四時寒暑溢凉之宜也

紀聞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節柔來節剛剛上節柔猶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也賁以剛柔純質而無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無節故節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稼穡作甘以待中央之土也火炎上作苦亦以焦土之極也剛得中而受節乃爲九

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爲上九之苦大抵節意于剛一邉尤重剛尤最易至于過故又舉卦體剛得中爲言以見節貴亨其道指苦節底道理窮謂窮極而難通故不可貞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徳行

述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節下保其潤上得其安汝中曰君子觀節之象知民事民行不節則過而流故爲之節以制數度數以爲度度辨於數也多寡

大小惟分所限而貴有采章賤有衰序焉裁制于心一天道秩然之品節也以議德行德以為行行執于德也進反盈縮惟束于度而賢不得過愚不肖跂而及焉擬議自心一天則自然之中節也制數度定萬用之限議德行嚴一身之限

敬仲曰議德行擬之議之以求中節耳如孟子議禹稷顔子曾子子思同道之類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述曰初九陽剛有應于四然在下而无位遠而之應則入于坎陷不可進也處節之初知節之早故爲不出户庭之象初陽得正能謹于微者也如是則可免于咎矣象曰知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節之道也險塞于前時不可出此初之所以中節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述曰二在初之上已離乎隱九陽居之可以有爲之時也然失位不正與五兩剛不相得居内自守固以

爲節有不出門庭之象卦以剛得中而成節謂二也二當節之時不能上從九五中正之迹成節之功其失時亦極矣故凶張敬夫曰初九无位之人雖慎密不出而亦无咎九二有位大臣則不出爲凶時之通則出爲是其不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爲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象旨户庭李鼎祚曰初九應四四互艮艮爲門闕四

爲内户户庭之象也門庭者二應在五五爲艮之上而在外説文半門爲户雙扉曰門又外曰門内曰户敬仲以爲九二竒爻阻其前户數竒六三偶爻處其前門數偶參而觀之當得本象但其知竒偶别門户以爲阻前者當之而不知即所居之位則亦未盡也

初二皆不出應皆互艮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述曰彖説以行險險者兑所節也三隂柔不中居説

之極兑口閉而承坎水常流而不塞故有不節若則嗟若之象其心葢知有節而不安于不節此善機也失而能悔无咎之道也

彭山曰象曰又誰咎也非謂三之過不可免而无所歸咎也曰不節之嗟嗟則能節矣又誰咎之聖人貴人善補過也

劉牧曰節之義惟居中得正者能立節二當節而不節有後時之凶三過節而不節有悲嗟之歎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述曰六四以陰居陰當位五為坎主能受節得中正之道而順承之安于節者也吕仲木曰安言順也承而奉行之也胡旦曰六四以柔順之道上承于君以行節制率天下之人得以亨通是承君上之道也

敬仲曰六與四純陰有安象居近君之位而謹于承上之道正位居體安止無越則亨斯乃承上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述曰九五陽剛當位居尊而在二陰之間有所收斂而不敢肆所以爲節甘節者甘九二之所節也九二剛得中而爲制主五剛同德中而且正樂受其節而以節節天下蓋於已則安行於人則說從所以吉也如是而往有可嘉尚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達節賢人制乎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違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彖旨土于味爲甘五變成坤坤土按說文甘美也從

口含一道也傳曰甘受和言五當尊而能受節如甘之受和也往有尚則數度德行自是制定中正以通矣

薛溫其曰甘臨無攸利者在下用甘佞而進也甘節往有尚者在上用甘民悅隨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述曰上以陰居節極過節之中苦節者也當時勢之難出于不得已以是爲正則凶矣而我則悔亡苟爽

曰乘陽于上無應于下故其道窮道冐有窮節之苦者窮之也或可艱難困阨于一人而未可公行于天下或可勉强植立于一時而未可通行于萬世皆窮之凶也

彖曰節亨鄭剛中曰无位者不能制節制節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五既得位又中且正所以能主節也推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矣故一年四季皆稱節焉聖人立制度以爲節所以法天

地之節也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也人之欲无窮而天之生有限茍非節以制度使上下有分名器有等則侈肆貪縱其傷財害民也必矣

象曰澤上有水楊氏曰水之在澤盈平則鍾此節之象也兌說坎險說過則流儉以節之此節之義也三陽盛三陰節之一陰盛一陽節之此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約民以制

以制爲節也先民以身爲制也故曰制度數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爻楊氏曰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節一家必始于節一身不出户庭之間而制數度議德行不傷財不害民節之道具矣塞則行之户庭而準通則行之四海而準初九窮而在下故不出户庭无咎

九二爻初在兑下兑爲户而主言爲互震震爲門而

主動兌者闔户之時當其不可言雖户庭之近不可出也震者闢户之時當其可動雖門庭之遠不可以不出也凡事當密而不密與當盡而不盡皆謂之失節初九在一卦之下不與九五相當故其節在于謹密九二與五正對五動而二不動則失時之節矣故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極猶準則也義與節通此所謂議德行也

六三爻項氏曰三兌主說說以行險則成節不說則

成嗟嗟與說相反者也小象又誰咎也九三同人初九解六三與節之六三三辭皆無褒貶但言人當自謹而已出門同人我所當擇致寇之端我所當慮得失由已我所當省不節之嗟皆无所歸咎也雖與他爻无咎小異然亦得補過之方於本義无悖矣觀需九三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則解之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教之以自反非必謂之貶辭也

六四爻四以陰居陰安于正也下應於初有節之象

四坎體水也水上溢无節就下有節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于節者也節以安為善故能致亨安節之義非一彖獨言彖上道者上謂五五為坎主而能受節之道彖上道而奉行之也楊氏曰六三之不節上六之苦節皆不中節而中中而安其惟六四乎六四在坎之下居水之趾安焉自節而斷然不溢者也方九五之君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上之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

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九五爻楊氏曰九五以剛德爲節之主然甘而不苦以其位乎中也中則不過不過則可美而易從矣禹之甲宫室惡衣服非飲食何其制也然致美黻冕致孝鬼神又何華也此其所以得中无徃而不可尚天下皆受其吉康歟

上六爻項氏曰上六以窮上爲苦苦者炎上之味也對九五甘節言之也甘者五行之中味節亨指九五

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指上六也故曰其道窮上六苦節之極貞而不變以此施于當世其道則凶乃若其心則信正而行之而不以爲苦故曰悔亡

初九爻郜寳曰節之貞爲兊兊澤象也澤漏則枯故聖人於初繫漏言之戒兊爲口言象也觀於物漏而節宣之道可知已三之道節二之道宣節節也宣亦節也

中孚☴☱兌下巽上

程傳爲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爲中虛以二體言爲中實皆孚信之象也

李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五有孚攣如二鶴鳴子和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聖人名中孚之義如此

張子厚曰上巽施下説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

者葢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翰音亦然二居兊澤故曰在隂上爲巽風故曰于天孚于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于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爲與之哉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乗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

乎天也

述曰象言中孚蘇氏曰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朱先生言孚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葢中所抱者實有物也豚魚者巽為魚而在兌澤之中以應巽風有江豚之象大川兌澤之象巽木浮于兌澤之上舟楫之利故可涉大川

中孚有信在中也六三六四以柔在内是中虛所以受信九二九五以剛得中是中實所以為信此中孚

之義説則和順而易從巽則漸漬而不迫下説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無往不孚則無往不化固可以化萬邦矣有孚在中而化萬邦中孚之德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魚澤物風性風動澤中豚魚信于未發之先皆浮水面以迎之信及風澤之豚魚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木舟内虛外實可以順風上下而涉川濤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誠者天之道也中孚而貞則皆天機之自動誠

感誠應如風信于豚魚與虛舟之乘風往來澤中有莫之爲而爲之者矣中孚必如是而後爲正也

汝吉曰孚信也中孚心一于信也柔在内是氣聚于虛之體剛得中是真實主宰之精至虛而至實中孚之所以出也下説上巽其中必有感化而出者是覆育長養之道也

陸希聲曰二五殊位而志同二得中而説于内所以正情性之本也五得中而巽于外所以行教化之方

也中孚有天性之道教化之所由生也教化之極必始性情之際若鳥孚自鷇然後羽翼成焉故中孚變為小過有鳥之象

象旨郭京易舉正云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多一豚魚字俞氏曰及者近似之謂非施及之及也謂人之不失信比及于豚魚之信猶詩序德如羔羊之意乘木舟虛鄭以集板爲空大木爲虛按卦之陰中虛之象王輔嗣以爲乘木于川舟之虛則終已无溺蘇氏云

无心之謂是也所稱應乎天者何卦惟二陰所應皆陽陽者乾畫乾爲天也

巽兌本各以陰在上下卦而皆有取于剛中中孚本合以巽兌二陰成卦亦謂柔在內而剛得中所以三得敵四馬匹亡不與其中孚而鳴鶴子和有孚攣如則在二五彖詞中孚以利貞兌之不貞則爲六三之妄說而不孚巽之不貞則爲上九之信窮而不孚

述曰質卿曰中孚爲何豚魚亦吉葢聖人在上天地

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草木魚鱉咸若以能爲之主也中孚之人隨在爲主隨在爲物之主則隨在爲物之天物得其天未有不熙然而遊快然而育者此豚與魚之所以吉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述曰汝中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君子體中孚之意以議獄緩死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心也王聽之三公聽之司

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議獄兌象緩死巽象獄成而孚輸而孚皆中孚惻怛之意也

紀聞曰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感得人心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恊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述曰初九與六四爲正應而六三其同體也孚信之始貴以正合不可私係初九本剛正之體有初筮之誠與四相得而正相歡謂之曰虞如是則吉初念最純係心于一不燕昵其它孚之至也它指六三象旨虞吉讀如騶虞之虞謂其樂信于四非如朱先生謂其能度也在中孚之象以相孚爲義无能度之旨

象曰志未變也一卦二隂非此則彼其志易變而他初剛正其志本一于正應不變志而燕于他也此初

九之自能亦因以防之也兌主說虞說象不燕不說之云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述曰王註處于内體又居重陰之下而履不失中不狥于外任其真者也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爲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之象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九二陽剛有實仁義忠信皆其

所具好爵也好爵我之所自有詎惟我好有與同德詎无同好吾與爾皆靡之有孚于心若縻係而不可觧也至誠無遠近幽深之間何彼何此何我與爾一鳴一和如鶴與子而孚五之本具矣

鶴知夜半亦有信之鳥鶴之聲長而遠聞由其發之中者大故孚之遠也小雅所謂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者是也鶴之鳴雖在二陰之下臯澤之中而其子和之同聲相應不期然而然耳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中心以人之好我者言孚以心不可觧于心曰中心願

象旨鳴鶴者互震爲鳴爲鶴虞氏謂離爲鳴非旨也在陰者師曠禽經以爲鶴變陰惡陽周書王會謂陰羽也朱義稱九居二者是已其子和之俞氏曰鶴澤鳥二陰位三二同兌體二鳴三和也我有好爵謂其位得中天爵也爾指三吾我九二自謂也三乃兌之主爻二稱吾我而呼三爲爾崇陽抑陰貴中而賤不

中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述曰象㫖敵匹敵謂四也與艮敵應之敵同彼以應言此以比言六三隂柔不當位過中失正心无所主非能孚者故不足以孚正應而安説于近四近不相得故有得敵之象是以或鼓而進或罷而休或泣而悲或歌而樂動静欣戚不得其常皆妄也

象旨或鼓者居互震之中欲進而鬬敵也或罷居互艮之下止也或泣不勝而退懼見侵陵震恐懼也或歌者喜敵而在震善鳴也六三才柔位剛半動半靜而失本體之正故曰位不當也

紫溪曰人而學則千里之外孰非吾與人而不學則一室之近孰非吾敵曰得敵則吾之身不能以自安而吾之性情不能以自主作止哀樂皆失常度所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述曰六四體巽應説柔得正位而處中孚之中以誠信而孚于上者也陰德月象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爲光六四柔體之虚而承剛實如幾望之月于日光无所不受以位近五而原與五同體也故其象爲月幾望三陰不正與己爲匹如馬並驂有牽係之意四則惟知上從乎五而不下係于三又爲馬匹亡之象履正承尊絶无私累得中孚之義所以无咎象曰絶

類上也係三則從上之心不純无以成孚之功也

象旨王應麟曰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抗陽凶在歸妹之五以應陽吉中孚之四從陽故无咎也馬互震也四捨三比五有二馬而亡其一故象以爲絶類上

類謂三上者五也三四本陰類六三自以爲得匹敵

六四守而不與三比是絶其類于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述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有孚之實爲孚之主

也合九二共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中誠固結有孿如之象故无咎胡氏曰至誠發于内以牽孿天下之心上下内外皆以誠信相通得君之道又何咎也人君之孚當洽于臣鄰而後貫于億兆爲孚乃化邦之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理齋曰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不以剛健中正居尊位則雖有臣亦疑之而不能用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述曰仲虎曰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信故于中孚言之象旨雞巽象居巽極在卦上登天之象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求顯鳴而求信非中孚之道侯果所謂窮上失位信不由中是也九二在陰而子和上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葢相反也横渠張子曰上處中孚之窮不久將變爲小過初六故小過

初爻曰飛鳥以凶

趙氏曰和在陰之鶴凶登天之音信由中則此感彼

應雖幽隱而必和信不由中則聲大實喪雖揚詡而不長

彖曰中孚項氏曰柔內則剛得中以三四二五之四爻言中也說而巽孚以兩卦之德言孚也豚魚吉以兩卦之象言之豚主風魚主澤也乘木虛舟以成卦之象言外實而中虛也利貞而應乎天以四五兩爻言四爲人五爲天皆以正相比也五上皆天爻也故上亦有登天之象應乎天與登乎天不同應者以心感

登者以力求也豚魚天下至陰之物而皆有陽性故二物皆屬坎以其爲陰中之陽也中孚直坎之中氣雖窮陰之時而陽在其中故謂之中孚二物皆受其氣而生故得此卦者以養二物至微而中氣在焉孚之本體如此故曰信及豚魚也巽兌二卦各得坎之半體巽得下體故豚主風氣而喜下入兌得上體故魚爲澤物而喜上行豚與雞類性皆主風故巽自坎之豚而爲雞魚與羊類目皆不瞑故兌自坎之魚

而爲羊皆坎之分氣也中孚肖離而氣直豚魚猶小過肖坎而乃爲飛鳥之象明坎離之通氣也中孚以利貞與兌之說以利貞小過之過以利貞利貞皆是二德非謂在於貞也利者利于事貞者貞於理說而用此是以巽乎天而應乎人中孚而用此則與時行也匹夫之諒賊生以害理非中孚以利貞也干譽之說害政而違道非說以利貞也陳仲子之過廉離兄母而從妻非過以利貞也

九二爻項氏曰九二鳴於澤中不求人知而以三同體自來相和二有好爵樂與三同此所謂以善養人故中心悅而誠服之也二得中位故謂好爵靡之猶共之也九二與之相和則但以其中而已故小象於二言中二鳴於陰而三應於外其道光明正得中孚之義此中孚之主爻也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吉出于中中乃孚之至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願也

六三爻項氏曰三內主也四外主也二陰之勢等而三之志剛求四也急故稱敵四之志柔不與三競故稱匹稱類三不正而躁不知自反而求孚於四進退悲歡其狀屢變而四方與五以正相孚如日月之中正而相望自然下亡其匹而絕其類无復顧三之理矣中孚以中正用孚三皆无之本无孚而求孚於四則足以得敵而已謂之得敵則不必更言凶咎六三爲澤水之淺居柔說之極故一與物遇鼓之則動罷之

則止結之則泣融之則歌安能自守而自信哉人必自信然後人信之六三已且不自信又何孚於人柔說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也

六四爻楊氏曰六四以陰居陰以順居下處巳而不盈以一陰承九五孤進而不黨不黨不盈如月之近于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兩馬曰匹亡其匹言孤曰中心之信人信之君信之又何咎矣絶類上謂絶黨以承

上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巽極而躁不中不正以巽雞之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鳴登聞於內不足而求孚於外聲聞過情其涸也可立而待愈久愈凶何可長也求之于古其殷浩房琯之徒歟

小過 ䷽ 艮下震上

按小過與大過義正同過乎大斯爲大過過乎小即爲小過卦陰多於陽故有小過之名

蔡汝枏曰聖人立小過卦以見權衡之妙可小事宜

下孔子獵較鄉人儺麻冕從衆之類皆是此理當知

小過即是時中闗朗曰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下順也

述曰周宴曰小過亨者時當過矣不過則不行故有亨道利貞者可過而不可過乎常也故其道又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小過之所宜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小過之象也大吉非常之吉非一物一事之吉也陰不過陽其吉甚大

荀爽曰陰稱小謂四應初過二而去三應上過五而去五處中見過不見應故曰小者過而亨也章氏曰柔得中指二五也柔本小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

不中指三四也剛本大是以不可大事也可與不可各以卦位言之正所謂利貞時行也飛鳥之象卦之全體象之内二陽象鳥身外初二五上象鳥翼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象音上則乘剛故不宜上下則承陽故宜下輔嗣本音出仲翔至王肅直謂四五失位故上逆二三得正故下順兼二氏乃得之施過於不順凶莫甚焉施過

於順過更變而爲吉也紫溪曰逆即逆時順即順時
正與利貞時行相應卦上震下艮亦有宜止不宜動
之意
彭山曰小事吉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
可過也當小過之時而過於大則力不能任而爲所
不當爲矣有飛鳥之象焉鳥遡風而上則爲逆此與
人之力小謀大者同隨風而下則爲順此與人之量
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爲順而不當強爲其大也

象旨小過卦繼中孚中孚肖離離有飛鳥之象變爲小過則肖坎坎見離伏見坎不見離則鳥以飛過但聞其遺音也

敬仲曰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飛上則逆下則順人情事理猶是也上則逆下則順也上則犯分忤物下則不犯不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述曰吳氏曰山上之雷震於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於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乃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汝中曰時有踰禮而忘乎恭治喪而忘乎哀用奢而忘乎儉者君子矯之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慢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為不可甚過恐恭之愼為足恭哀之甚為滅性儉之甚為吝嗇也雖小有過而不害其

爲過所以爲善體易

項安世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述曰初六陰柔在下乃與九四動體相應而當過時行過之事躁然以動動無所止故爲飛鳥以凶之象

象旨卦言下順而爻言凶俞項謂在艮下宜止以應之故妄徼震動之舉而反飛者是也飛鳥見以於翼

不能遏止以犯上逆之失凶可知矣故曰不可如何也

朱氏曰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四動體而躁初艮體不正柔則止不當過也有應在四爲四所以不當過而過其過至如飛鳥迅速雖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與睽信如何也同象是謂惡成而不及改者

仲虎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

五上皆巽也何獨於初上言之鳥飛不在巽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於初已凶飛於上可知矣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已有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述曰象旨王輔嗣曰過而得之謂之遇在小過而當位過而得之之謂也祖始也謂初也妣者居内履中而正者也過初而履二位故曰過其祖遇其妣過者

春秋家有其語謂非正應而卒然值之也艮震皆一君二民之卦小過之君不在五五徒有其位而已二當艮止之象又居中得正以承九三三艮主二之君也

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居下得中率陰之分而不過乎則者惟此一爻故以小事之可得而過者發明六二之不過乎陽所以无咎也

初二皆陰而初艮始有祖象至二則當柔之位也過

乎初而適合乎中无違越之非有順事之正是為過其祖遇其妣艮陽在上而止二陰有君象在二則當臣之位也内不踰中而適居三下无乘剛之失有順陽之美是謂不及其君遇其臣處小過之時其過者乃家庭小事可得而過過之乃所以為中而其不過者適合於地道臣道如此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者臣不可自過其位也葢凡所謂過皆就本爻言之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

述曰王深甫曰弗過必有以防之二字爲句程朱二先生俱四字斷者非防之旨蘇氏曰弗過指二因二不及其君遇其臣而言隂雖弗過然已有浸長之勢則當防之三重剛好上弗慮弗詳謂苟无害也謂苟无傷也則或從而戕之矣或不指六二明隂過必害於陽咎在三也見當防於未過之時也

卦以隂過陽名而九三艮主下止二隂則猶未過也

雖曰弗過然陰過之世必用防之剛德不中恃而不防致令小者或過至於亢極而復應而從焉其從之也則戕害之凶至矣三多凶所以戒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述曰蘇氏曰小過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小過不可以大事正以九四失位不中之故進而有爲則失飛鳥之宜故爻詞戒其動

當陰過陽之時陽輕動則有咎九四无咎以居陰而應下於震體爲墜泥之感非過剛而敢於動者得无咎也弗過遇之者小過之義以中爲所過也四體陽爻陰弗過也與三同而上比於五又適遇之主德非强臣亢在上如欲遂往而任大事則危厲及之故必戒必勿用而惟保永久之貞則終无咎也凡卦四五合德剛柔交際然後可大有爲小過君臣易位剛失正而柔乘剛所謂上逆正指此也故其詞危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言四之位則然自守免咎可矣安能進而為大事遇之前遇乎陰也遇乎陰往則危厲必戒以從或戕之為戒也勿用五為小人之長勿用之以啓上逆之端也終不可長言不可使陰之長也象言震陽居四為洊雷之厲故曰往厲震有恐懼之象故為必戒不居初而居四墜泥之威不能久之象俞氏曰此爻皆以兩字為句

仲虎曰戒三之從者從在下之陰也戒四之往者往

而從上之隂也吳氏曰隂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述曰卦以二陽爲君故六二曰不及其君而六五亦取大臣之象稱公雲升而不爲雨者隂陽和則雨六得五位是小過於大隂之盛也而艮之陽爻巳止於

一卦之下而不交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西
陰方陰雖極盛不能成功而僅取六二同類之陰以
爲已用故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程傳五與二本非
相應乃弋而取之同類相取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
密雲之不能成雨也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謂不宜
上也已上即過之之意亢者過之極也
初上象飛鳥在穴不飛者也陰類也中虛穴之象不
言射而言弋不言獲而言取不言於高墉而言在穴

皆謂陰小之不足大有爲也

象旨虞翻曰兊爲密雲坎象半見故不雨西郊亦是互兊言之五而稱公明君方失位在四故五稱公耳吴氏曰公謂四彼謂初俞氏謂小事稱公皆不然也坎爲弓弋象小過似厚坎也弋小器僅可射近彼謂二陰在互巽穴中五體震動弋取以自助也小畜以小畜大而諸陽不爲六四用小過以小過大而二陽不爲六五用也故辭同繇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述曰四以陽承五故弗過遇之上以陰過中故弗過過之以陰在上過之極也曰弗遇則不知有陽曰過之則已上而亢矣故爲飛鳥離之之象離猶詩鴻離之離項平甫曰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於網罟奈何不凶哉初飛鳥以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是謂災眚災自外來眚由内出失中故

也石介曰小者為過越大者之事至於亢逆之甚則天下之所疾也天曰災人曰眚天人一道也

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於亢也過至於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托災自已致復何言哉

仲虎曰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過遇之上六曰弗遇過之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小

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無復遇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亦可見也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

既濟䷾離下坎上

按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故爲既濟謂萬事已濟也六爻初與二交三與四交五與上交陽交於陰則既濟可知矣又卦水上火下有既濟之象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九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且取義於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述曰既濟亨小亨於陰柔之小也小謂三陰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言亨小六爻剛柔正位故利貞章氏曰初吉終亂以柔在二則吉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治極而偷安亦陰柔爲之也

趙汝棋曰濟有亨之理而六二爲主卦之主是以亨者小也九五大中宜尸既濟之用乃謂小者之致亨何也水火之用以立義也火性炎上即以炎上爲用

水性順下用亦如之坎今在上為屯為需而用猶閼離今在下實司鬱烝發達之權凡交濟之用皆由於離離之主陰是小者能致一時之亨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水賴火以致用剛賴柔以成功故也蘇氏曰坎上而離下剛柔正也剛皆居剛柔皆居柔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則小者不可復進以貞為利也程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蘇

氏曰柔皆乗剛非正也以濟則可既濟變而反其正以此終焉止而不變則亂矣鮮于侁曰終止則亂者反本之謂水反而終於潤下火返而終於炎上故有終止則亂之戒劉牧曰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爲變

既濟者以皆濟爲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爲皆濟故舉小者以明既濟也剛柔分而當位則邪不可以行矣故明正乃利也初吉柔得中也王註柔得中則小者

亨也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爲未既濟也故既濟之要在柔得中也以既濟爲安者道極无進終惟有亂故曰初吉終亂終亂不爲自亂由止故亂故曰終止則亂也

蘇氏曰凡陰陽各安其所則静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緼之者水在火上欲炎而不達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陰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陰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爲

既濟也故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項氏曰柔得中則初吉謂六二矣其道窮則終亂謂上六矣二之柔所以濟泰卦之三陽而使之中也故謂之既濟若終止於柔而无剛以濟之則其道入於窮而不中矣此其所以復亂也既濟貴於能濟如此六二之所以為利貞者二五剛柔正應而又當位剛柔相濟為利當位為貞體固有三剛三柔皆正之象然卦辭所主則謂六二若汎言之則失彖義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述曰汝中曰水火既交各得其分爲既濟水火之性竟則必復復則爲變君子處既濟之時慮患於後因豫防之於其先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可以保其終矣

劉調甫曰大抵亂世之主其心多困治世之主其心多逸逸則生亂困則生治此東鄰之殺牛反不若西鄰之受福其所處使之然耳聖人爲戒每於方盛之

時其旨深哉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述曰初九始濟者也陽剛離體始濟未涉於躁象車將濟險而曳其輪无造易心其謹戒也如此獸涉水必揭尾濟將及岸復濡其尾汔濟之象也俞氏曰輪曳不敢尾濡不溺故无咎卦取剛柔相濟此取濟坎之義輪在下尾在後皆象初剛正不輕於濟曳輪象在坎下濡尾象初濟而有曳輪之慎其義豈有咎乎

濟必轉輪當濟反曳其輪象如不欲濟者則無敗輪之虞濟必揭尾汔濟復濡其尾象如未濟之前則無淪胥之及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述曰王註居中履正處文明之地而應乎五陰之光盛者也然居初三之間上不承三下不比初夫以光盛之陰處兩陽之間而不相得能无見侵乎故曰喪其茀也稱婦者以明自有夫而他人侵之也

趙氏曰其稱婦者以隂適陽二之所以行也人情以得喪動心不免逐逐失其所以自守者六二柔順中正不干乎時不失其主久而正應者合又爲勿逐七日得之象

六二柔居正位有可行之道茀在似戒行喪茀是不可行喪茀勿逐不亟於求行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而二中道在我久之將自定不得行於今必得行於後

王肅曰體柔應五履順承剛婦人之義也坎爲盜離爲婦喪其茀鄰於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七日得也

張清子曰婦二也茀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後行詩云翟茀以朝是也

朱氏曰七日得自二數之至上爲五復自初數至二凡七日以中道也中道者天地之所不能違故坤極生乾七日必復而况人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述曰九三在内卦之上内治已濟動而之外亦陽剛當位之所有事者故以高宗伐鬼方之事明之以中興賢君伐遠方小夷不貪近功不幸苟勝三年而後克之蓋盛世勤民之難也高宗可謂善用剛於既濟者矣既濟之時啟多事之端者必小人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九三

離日將昃剛得正而位不中聖人惟恐其失之躁動也爻詞致警深矣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爲戈兵有伐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或曰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程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仲虎曰六爻皆警戒意於初則勉其戒謹於二則戒

以勿逐於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葢惟既濟之時惟欲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

象旨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三與上應上爲坎體坎當北方故稱鬼方張說赴朔方軍詩遠靜鬼方人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述曰象旨繻錦之盛也袽衣之敝也六四得位名之美也險而乘剛行可疑也猶盛飾而衣有敝袽陸氏之言是也終日者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之

時說文作晝日非也君子不疑在躬而後能濟四方

行有所疑而終不為累者以終日之戒善補其過故

聖人許之也

趙汝楳曰繻繒采也袽絮緼也六四當坎之初初吉

之時已過而終亂之兆已萌猶繻美而有殘敝見也

故終日戒

敬仲曰大抵四爻以離内卦變為外卦故多變乾九

四云乾道乃革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謂羣隂已

至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皆有變濟至於四誠患生之懼人心既安則易於怠忽誠有所疑疑其衰敗之至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述曰九五剛居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而位在險體中而易滿故借東鄰西鄰兩家祭禮以示警懼夫祭時為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

沼毛可羞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在於合時不在物豐也蓋即兩鄰而言其一既濟者非時特殺而誠不足有止而不進象其一未濟者時舉常祀而誠有餘有進而受福象言鄰以省五使知所戒也既濟之時其盛無以加其終不可反可懼之甚也孔疏吉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流後世也

紀聞曰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

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也蘇氏謂東西者彼此之詞不以五與二對言卦詞初吉終亂東西即初終之意也

質卿曰九五既濟久矣禮樂文物依然如舊制度儀等依然如舊然行法者非其夙心守法者非其舊人僅有文具而已夫文具之法何足以感人而格神通行而為持久不變之道也彼新造之國百凡未備然其人則是其心則堅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癸實受其福吁可懼哉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述曰坎為濡上為首既濟之極水火反復之變必矣陰柔處之忽而不戒以之於其窮有濡其首之象危可知矣彖詞所謂終止則亂也既濟之窮則之於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故亦曰濡其首

劉牧曰詳夫既濟之爻辭皆不稱既濟者何以其各

得位而互於逐爻明其義也且二以中女既濟故稱婦喪其茀三以過時既濟故引高宗之伐鬼方四以臣居既濟故稱繻有衣袽五以君居既濟故美西鄰之禴祭初上居前後故以首尾言之

汝吉曰初戒濡尾謹始也上危濡首慮終也六二中正以既濟而喪茀而時則終得九五中正以既濟而用牛而時則已過三剛居剛三年克鬼方而憊四柔居柔有衣袽而終日戒既濟所以防微而保大也既

濟矣經幾終而六爻之詞危乎危无吉利亨之文故易懼以終始也

楊氏曰上六既濟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没世无風波之虞矣不知既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乃欲褰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危而不可久生也明矣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見坎水故濡在上故爲首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與

未濟 ䷿ 坎下離上

崔憬曰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易之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以未濟終者亦物不可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按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火澤皆陰卦䏻息而為睽睽則不濟坎離以陰陽中氣交然乾坤之本性故存未嘗不流通非不濟也未者有所待之辭故卦名未濟言有時而濟也

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

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於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於處濟也

鄭玄曰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者亦無窮極之謂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

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述曰未濟者未能濟坎險也上卦離中執柔應剛有可濟之理故曰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未濟之象也以未得濟曰无攸利

狐陰類坎為狐陰小稱小狐指初六言卦體明在外而險於内狐之疑而心病者也汔涸也小狐力弱汔乃可濟坎水本不涸而坎在離下無火以灼之遂為伏險而不溢狐以為涸而可濟耳九二陽明見其不

可曳輪而不進小狐安得獨濟哉是謂未出申也以
陷險故彖濡其尾以未得濟曰无攸利始濟而力竭
於斯不續終也卦諸爻皆不得位所以爲未濟雖不
當位而剛柔皆應應則陰得陽以爲助而終濟矣故
亨也蓋申未濟亨之意
小狐小者才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當未濟之時必
剛健拔難然後乃能濟小狐勇於濟而無餘力故終
於未濟而濡其尾焉不續終也濟險難者必有餘力

也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雖剛柔應而不得中猶不能濟也程傳狐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氷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懼故勇於濟趙汝楳曰狐尾豐於身濡則身隨以溺老狐負之以涉故能濟小狐力未強汔濟而尾爲之濡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也

孔疏未濟之時小才居位不能建功立德拔難濟險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所以

得通故曰未濟亨也汔者將盡之名小才不能濟難事同小狐雖能度水而無餘力必須水汔方可涉川未及登岸而濡其尾濟不免濡豈有所利故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述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爲未濟未濟者有所待之辭非不濟也待時而濟爾歐陽永叔曰火在水上物各失其所居矣故君子愼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

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所以待其濟也象言水火異物辨之使羣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述曰象言以陰居下方將涉險而尾即濡與既濟登岸而濡尾者異矣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續終之難故曰亦不知極也

卜子夏曰以柔濟險初始涉者也近淺猶濡尾況其深遠必不濟矣不知力之極也

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以濡尾爲終濟之象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述曰敬仲曰曳其輪未濟也時在險中勢未可濟不

敢欲速易之道也貞正之道也故吉中者无過不及之謂九二之曳輪不犯險而過涉不畏險而不涉中以行正與時偕行其出險而有濟必矣象旨姚信曰坎爲曳爲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于五而隔於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貞吉

王註體剛履中而應乎五五體陰柔應與而不自任者也居未濟之時處險難之中體剛中之質而見任與拯救危難經綸屯蹇者也用健拯難靖難在正而

不違中故曳其輪貞吉也

程子曰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五以柔處君位二乃剛陽之才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故戒曳其輪倒曳以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恭順不足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吉也於六五言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言貞吉中正盡臣道之正上下交相盡也

陸氏曰既濟之初思未濟之難故曳輪濡尾同在一

爻未濟之初陰在下未能自濟故濡尾而退二雖陽爻復未出險坎性趨下未能濟物故曳輪而迓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述曰王註以陰之質失位居險不能自濟者也以不正之身力不能自濟而求進焉喪其身也故曰征凶也二能拯難而已比之棄已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故曰利涉大川

未濟有必濟之理二未出中則同舟共濟之人三在

坎上以出險爲功故有利涉之象

荀爽曰離下從坎二者坎成卦主爻爲水有大川之象又在互離之中明於幾事下比於二蓄其全力合其同德以拯大難利涉大川之象也初與三情同而凶吝異者三入險之深故曰位不當也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

干寶曰以六居三不當其位敬仲曰所處之位不當征往也言位者明其位在此不可出位而往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述曰九四上比六五陰陽有相得之象時已出坎險可以動而濟矣濟天下之事非剛健之才不能也四以陽剛居濟時之任失位過中有遲疑退悔之象故戒以貞貞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也四剛動而承五柔有震主之威而用以伐鬼方爲天子勤遠畧也然陳師鞠旅有截其所不加殺戮

而終以柔服至於三年之久功成而行天子之賞益既出内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之事故有震用伐鬼方之象始出於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其濟故有三年賞於大國之象象曰志行者九四失位而得貞吉悔亡以其正志得行也處未濟者志存必濟乃可謂貞鬼方之伐九四之所爲貞也

大國天子之國功成凱旋而行賞以明志之必得行而事之終有濟也

敬仲曰四應初初六有陰遠鬼方之象坎水趨下不應乎上故大國命伐之

馮時可曰未濟之爲卦闕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爲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爲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倚藉也

質卿曰九四離下卦而上時已大通有不濟濟斯順矣有不行行斯通矣故九四之貞貞在濟時能貞則

吉則悔亡其貞也豈但小有振作而已哉當振其威武以伐鬼方至於三年成功而有賞於大國焉伐鬼方即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事伐鬼方用剛者也故曰震未濟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静故憂其伐鬼方之憊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述曰六五以柔居中虚其心而陽爲之應得君道之

正也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無不待於亡也五文明之美發揮於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體本有光而乗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付物以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是已離體中虛陽剛之所以附故曰有孚吉五為未濟之主終能无不濟而吉者以有孚也夫以誠交物者物亦信焉物皆竭力功則克矣上言貞吉下明貞吉之在誠也

君子之光其輝吉也吳草廬曰散輝及物爲光斂光在體爲輝言君子之光照萬國被四表發越之盛皆有孚之誠積中而不可掩者也故重云吉

象旨君子之光離爲火也有孚吉互坎爲孚也其輝吉者自孚者言之六五文明之主虛中下賢有賢者及時而孚之象程先生曰君子充積光盛至於有輝不然矣管輅曰日中爲光朝日爲暉及其暉而孚言其早也如是豈不吉乎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述曰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孚於陽剛與共濟天下上九處无位之地以不用爲用者也以剛孚柔成君子之光者也時獲濟矣君臣同樂之時矣上孚於五而濟難亦孚於五而宴樂於以飲酒未爲失宜葢時節之會如此何咎之有若飲酒不已至濡其首則有孚非所當孚而我自失其是矣葢自未濟而

之濟時當安息休以无事則可若自以身處事外不以事驚心而事將廢既濟之所以失也人心易放故聖人諄諄

象旨有孚於飲酒者孚於五也有孚失是者孚於三也未濟之君羣策並屈以求濟猶所謂若作酒醴爾惟麴糵經師或謂所乘六五之孚者是坎爲酒食濟名由坎未濟坎在下而亨之在五故主五而孚之无咎也濡其首卦之上爲首濡之者三也與三應而没

入坎水中也三方在險而上已出中猶復不能忘情於三不胥溺乎失是是謂上之安地節蘇氏謂事之會猶言時節非節止義王應麟曰易之始終皆陽也始乾之初九終未濟之上九

彖曰未濟亨項氏曰雖不當位指六五言之雖六爻皆不當位義但取五而已曰小曰狐皆陰類也濡其尾即是不能全濟之象險且未濟也又何所利乎故无攸利於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

孚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此夫子所以賛易也

初六爻楊氏曰既濟之初九濡其尾則无咎未濟之初六濡其尾則吝何也初九强於才者也已濟而濡其尾賀其濟而後濡也故无咎初六弱於才者也幾濟而濡其尾憂其濡而不濟也故吝亦不知極謂才之小且弱者其極終无成而不自知也然雖不知其終極之无成而能力其弱以濟難其濟爾志其不濟

非爾志也故聖人惜之曰吝力不足之辭也

九四爻項氏曰未濟之時所喜在剛三徙以其志之剛猶爲利渉况九四乎既濟之九三未濟之九四皆以其剛故能任天下之大役以此見弘濟世道非剛不可也九三全剛而位正故直稱高宗以伐之其言三年克之者以見其役之大小人勿用者以見其才之難苟无九三之才其可以任斯事乎九四則所居者柔比九三爲有悔必貞以勝之然後能任其事而

无悔故曰貞吉悔亡又加震字九四之動爲互震也而居震極又四剛而五柔挾震主之威者也然用其震於伐鬼方國之虎臣也變四互坤坤爲年故三年也九四出離之上亦爲三年至上則飲酒策勲故言有賞於大國九三之象曰憊也則以三年言之九四曰志行則以解貞吉悔亡言其志必行而不屈然後得吉而悔亡也

六五爻項氏曰六五雖不當位而與九二剛柔相應

同心以濟難者也離雖為光而人君之光非一人之所能獨成乃因與賢臣有孚以致其光故其光也吉而非剛明自任之光也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輝吉也葢以深辨此意按管輅曰日中為光朝日為輝夫中則日在上朝則日在下在上之光以在下之暉而獲吉則五以二而獲吉明矣先儒謂暉為光之散非也暉者光中之氣詩曰庭燎有暉周禮眡祲以十暈為十暉皆謂光中之氣五離為虛

故爲光二坎中實故爲光中之氣也未濟諸爻皆失正凡用事之爻皆曰貞吉九二九四六五是也九二剛中不假言悔六五柔中故言无悔九四不中故言貞吉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六五兩吉字貞吉者六五自謂也有孚吉者謂九二也小象甚明上九之兩有孚亦以三上兩爻言之

上九爻項氏曰既未濟皆取義於濟故兩卦初上皆稱濡然得失不同者既濟自二始濟則初雖濡尾而

不害其爲既濟也故无咎未濟正坐濡尾不能續終所以爲未濟也既濟之中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人事之危未濟之中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人事之失也六五以九二爲孚則上九之孚首六三也濟以孚爲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三以坎從離酒自下升而入於上則飲食之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於飲酒則濡首之象也我飲食彼則彼可以出險而成既濟之功彼濡我則併我而

入於險矣患難將終天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豈可有失失則敗矣此君子所以謹於辨物居方之事所謂亦不知節者正謂不明於辨也夫人居患難之交幸其將平方欲相與以樂其終而反因樂以壞其終此何等時而作事如此亦可謂不知節矣

讀易述卷十